

逝者追忆

我的“遗老”舅父

丁文博

牛公是我的舅父，作古已有经年，念及他时，我便大声念诵“久将生事累诸子，顿敛浮根付一真”，这是牛公喜爱的诗句，想来亦是遗老的情结了。

牛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，出生于彼时的名门望族，中医世家。

牛公说他是后世子孙之中唯一一个承袭了父祖才情的人，又是长子长孙，是那时全街巷人都知道的牛神医家的孙少爷，多少有些举足轻重。

牛公说着，神色便黯然起来，戏称自己是“遗老”，被旧时代遗留的那些虚荣装点着，习惯着飘飘然了。

牛公喜欢看书，谈不及博古通今，胸中还是有些点墨的。牛公时常感叹着，如果世事不变，那么，他应该顺理成章承继老太爷的衣钵，荣耀着家族的事业。奈何赶上了特殊的年代，牛公连初中都没有读完，便被安排远赴他乡参加工作了。牛公再次戏称自己是遗老，满怀的家业报国梦，便融化进了陶瓷厂熊熊燃烧的瓷窑里；他坐在瓷窑前，看火光映着自己红色的青春，红色的心，从十五岁，一直看到了六十五岁。牛公怎一个黯然了得。

赋闲的牛公回了家乡，陪伴着老母亲。牛公说他既为遗老，自古相传的孝道就不敢有

违。他常说自己漂泊在外，四十二年不曾侍奉老母左右，所以是时候了，何况落叶总要归根。

牛公是颇恃了几分遗老情怀的。

牛公常向我们感慨着生不逢时，让他没能实现读书考学的梦；牛公常向我们抱怨他虽为长子，却不能得母亲偏爱，即便陪伴在侧，也没有见得母亲有几分欢心和爱护，说无人能懂他被扔在外边的孤独和寂寞，不理解他的艰辛和不易。

牛公的心高，眼也高，他大抵是不会把任何人放进他的眼底；牛公自恃有些文才，言语之中，也多有刻薄尖酸之词，定将贬低和不屑进行到底。大家见到牛公，都想方设法地躲避开去，谁都不想成为牛公奚落的对象。

至此，牛公便认为大家对于他这个理应尊贵的遗老是没有情分的，便更加犀利了几分牙舌。

牛公的遗老姿态没有被人认可，但是遗传的心脏疾病却是爆发得激烈。牛公回到了家乡，住进了医院。危急时刻，是牛公的兄弟姐妹们守护在病床前，从经济上和看护上伸出了援手。大家说，盼望牛公快快康复，好继续摆遗老的架子，大家早已习惯了，也离不开了。牛公躺在床上，泪水润湿了眼角。奈何天不假年，牛公匆匆而逝。



宁静的冬日 李陶 摄

家园小景

三桥冬韵

杨勤华

刚入小寒，风中既有阳光的暖意，亦裹挟着丝丝寒气。

此刻的怀宁县三桥镇，正浸润在清冽而温润的韵致里。那1.6公里红杉林的静美、黄庭坚故园的安宁、白阳湖游击队旧址的厚重，共同奏响着一曲冬日里柔美元媚的乐章。

踏入红杉林时，上午的阳光正缓缓漫过这片笔直的林子。成片的红杉褪去了盛夏的葱郁，换上了赭红的盛装，笔直的树干如仪仗队般整齐列于道路两侧，撑起一片深邃的红。阳光穿透枝叶的缝隙，洒下细碎的金斑，行走林间，光影斑驳。偶有候鸟从枝头掠过，留下几声轻啼，渐渐消融在红杉与天空相接的轮廓里。

走过红杉林，循着淡淡墨香，便来到黄庭坚故园。白墙黛瓦的院落静立冬日暖阳中，门前的蜡梅悄然酝酿着花苞。木门紧锁，透过门缝望去，青石板铺就的庭院干净整洁，几株老桂树褪去了花叶，枝丫遒劲，映着墙上山谷道人的题字，更显素雅安宁。听友人说，屋内陈列着黄庭坚的诗词手稿与生平事迹，我满心渴望走进去，感受这位北宋年间与苏轼齐名的文学、书法大家超越时光的风采，体悟他的文人雅韵，可惜只能“吹笛风斜隔陇闻”，徒留几分怅然。

沿着故园旁的小路前行，便抵达了白阳湖游击队旧址。青砖灰瓦的老屋镌刻着岁月的沧桑，墙上的弹痕依稀可辨，无声诉说着当年的烽火岁月。门前的老槐树虽已落叶，枝干却依旧遒劲挺拔，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，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变迁。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，民族觉醒与救亡图存的火种在暗夜中燃烧。无数仁人志士以生命为笔，书写下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，陈皋闻烈士便是这星河中熠熠生辉的一颗。

伫立在烈士的墓碑前，阳光安好，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一抔黄土之下，掩埋着他残缺的忠骨，墓碑和墓地朴素无华，甚至让人心酸，但却因承载着滚烫的赤诚而令人动容。环顾四周，田野阡陌纵横，农屋炊烟袅袅，如今的安宁祥和，正是先烈们用热血浇灌出的图景。

作为白阳湖游击队的核心骨干，陈皋闻怀着毁家纾难的决绝，变卖全部家产筹措粮饷武器，组建武装力量，在怀宁县三桥镇及周边地区开展游击斗争，坚决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。他率队袭扰敌营、传递情报，用勇气与智慧在敌后开辟出一片抗争天地。不幸的是，他在一次战斗中遭敌人诱捕，面对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，未吐露半分机密。穷凶极恶的敌人最终用铡刀将他残忍杀害，遗体被肢解抛入水中。

乡亲们感念他的大义，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打捞起烈士残缺的遗体，含泪安葬于这片他曾誓死守护的土地。回望英雄的壮举，耳畔仿佛回响着当年的呐喊，心中的悲痛与敬仰，久久难以平复，在民族危亡时刻，正是有这样一大批铁血忠魂，撑起了民族的脊梁，换来了今日的山河无恙。

或许于陈皋文烈士而言，他从不介意身后的荣华，今日的幸福生活，正是他当年不惜抛洒热血的追求。

时近中午，冬日的阳光将三桥镇的轮廓染成温暖的橘红色。在这里，既有自然馈赠的静美，又有文人积淀的雅致，更有历史镌刻的厚重……

流年碎影

童年雪事

赵远华

在南方人的语境里，“大雪”的大并非实指，更像一种诗意的夸张，一声凛冽的提醒。它宣告天寒地冻的正式来临，也为秋高气爽彻底画上句号。

雪粒，如盐粒，味精，白砂糖，抑或干净的细沙，但又完全不是。它是水的结晶，大自然将流淌的水汽，翻腾的蒸汽，袅袅的烟气揉作一团团云朵，散在苍穹之下，不知道是谁吐气如兰，搅动了那些软绵绵的云朵，或雨或雪，随性落入人间，滋养四季。在春天勃发的季节里滴灌草长莺飞，在夏天炙热的时序里凉爽繁枝茂叶，在秋天缤纷的景致中煮茶观雨。

最神奇的莫过于原本在云端滴落的雨，冬日里被施加魔法后凝成雪粒。在一个冬天的早上，推窗远望，“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”，从湖心亭看雪的文字里扑入眼帘，那份纯粹安静和洁白无瑕便会抵达每个忙碌的心底。

江南江北的芸芸众生要比岭南的人们幸福些，三年五载，总有天空作美，雪花如期而至，白茫茫一片，盖住老家的屋檐，覆在田间的草垛，铺在田野的小路上。

童年的所有美好中，雪天是难以忘怀的场景。母亲用心用力把我裹得严严实实，让我调皮的身体变得笨拙，南方的大雪也不过是一层毯子

厚，深一脚浅一脚地，踩出黑印子。没一会，村子里的伙伴都聚了过来，一个雪人在空地中拔地而起，雪人的身材有些臃肿，雪粒间掺杂着些泥土，倒也成全了乡下雪人的那份土里土气，眼睛需要返回家里找两块小黑炭嵌入才显得炯炯有神，配上一根胡萝卜鼻子，最后戴上一顶帽子，比我还笨拙的雪人便开始陪伴我们一整个冬天。

记忆里最热闹的，莫过于一场大雪后的课间雪仗。小学的操场并不大，中间一块篮球场，是水泥地，雪落在上面非常干净、平整，像极了一块棉花毯子。下课时，我们轻轻踩着台阶，在篮球场前围观起来，有同学伸出手指头轻轻触碰，生怕破坏了那份美。突然有个同学把脚抬起来，踩了进去，我们被这种破坏惹毛了，于是愤怒的同学们纷纷弯下身子，从地上连续抓起几把雪团，双手用力揉了揉，便往他身上扔了过去，一场雪仗爆发了。我有幸站在班级门口目睹了这一切，随着战斗升级，雪弹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攻击方向和目标，每个参与其中的即是攻击者，同时也是被攻击者。

很快，篮球场面上的雪毯被耗尽。于是，窗台上、花坛的路牙上，还有教室后面的乒乓球桌上，那些原本无人问津的积雪被同学们一一发现，扫荡一空。上课铃声响了，雪仗结束了，校园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，一阵寒风轻轻吹来，梧桐树残留叶片上的雪花，便窸窣窣地坠落下来。

我最喜欢站在老屋的屋檐下，仰望那一排排长短不一的冰锥，阳光斜斜照射着，冰锥晶莹剔透，锥尖有节奏地往下滴水，水珠滴落在老屋天井的青石板上，滴滴答答。

那是我们江南人独有的大雪天，短暂却欢快。

